

我绝没有圣召

Paul Mimbi神父讲述他如何发现加入主业会的圣召。他於1982年晋铎，并已在肯亚的奈洛比教授道德学和神学多年。

2010年7月15日

1971年9月，我就像许多準中学生一样，忙着不停地梦想著开放在我眼前，追寻著更高深学问的多样选择。那个时代，很少人能读到中学。至於能进入国家的唯一大学奈洛比大学的，更是少之又少。大学只有一个招生名额——土木工程系只有55至60

个名额，而这正是我想要攻读的学系。也因此，正确地选所好中学，对一个学生而言格外重要。

改变心意

正巧在这个时候，学校宣布有两名来自奈洛比史特罗斯摩学院 (Strathmore College) 的老师将来我校进行一些面试。只有少数幸运学生被选中能参加这场面试，因为史特罗斯摩学院只开放给我的学校一、两个名额。

期待的那天终于来到，那少数几名深受殊荣的学生们充满着期待。之后 David Sperling 和 Martyn Darkard 莅临了，我不知道我的面试表现得如何——实际上我并不满意我回答问题的方式，但是我记得在那一瞬间，我万分渴望能进入史特罗斯摩学院，而这促使我做出了一个轻率的决定：除了史特罗斯摩学院，我宁愿放弃进入其他中学的机会。

校方已经建议我们要慎重地将自己的选择按等级编排——从高志愿的中学到低的，以免错失任何一间中学。然而正与一切谨慎方法恰恰相反，我只做了一个选择：史特罗斯摩学院；儘管史特罗斯摩学院在当时出了名的高学费学府。我知道自己发了疯，但是我不在乎，并将一切决定告诉我的父母亲。他们有点担心，却不坚持要我更改我所做出的决定。这肯定是因为他们眼见到我是多麼渴望进入史特罗斯摩学院。

在1972年1月和2月间，事情的发展达到最高潮。同学们都受准进入他们心仪的中学，而我却仍未收到入学通知。我开始责怪自己之前不慎重考虑、坚持孤注一掷，将所有的鸡蛋放进史特罗斯摩学院学院的篮子裏。之後，在3月间，那久等的信件终於来到。虽然事隔多年，我仍然记得那份充满内心的喜悦。那应该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。当父母亲看到我的兴

奋时，他们开始著手筹备我的学费，儘管深知那将得花上一大笔钱。

史特罗斯摩学院Strathmore College

当我到了蒙巴沙(Mombasa)火车站时，几位身穿校服，来自不同中学——奈洛比中学、里纳那中学、阿里恩斯中学等等的学生，已经在火车站的候车处走上走下的，可以看得出他们颇为自满。他们可一点也体会不到我的喜悦！

後来我在二等舱遇到一位二年级生，他也成功进入史特罗斯摩学院。我们成了朋友，然而这份友谊却是短暂的。因为他开始冗长地解释主业会是如何掌控史特罗斯摩学院，要我小心和主业会会员的相处。虽然他喋喋不休地唸到三更半夜，我却什麼也没听进去，因为我早被录取史特罗斯摩学院的兴奋之情淹没了。

学校设立於拉飞顿葛林 (Lavington Green)，奈洛比一个比较高档的地

区。我对它的第一印象是：乾净整洁、有秩序条理、所有人，包括同学和教职员都以绅士般的举止对待我。我立即感到宾至如归。我觉得这学校将会带给我恒久的影响。

当事事开始逐一进行时，我了解到为什么史特罗斯摩是所引人注目的学府。随即就开始上课了；老师们都非常有能力，然而却也都很单纯、率直、朴实、脚踏实地又和蔼可亲。我非常惊奇在用餐时，我竟能与校长 David Sperling 同桌，并且畅谈天下事。他甚至以 Kiswahili 语和我交谈。

学校住宿生有二百多人，学生不单只是从肯亚大多数的部落而来，也有从东非各处：乌干达、坦萨尼亚、甚至远道而来的桑比亚学生，和亚洲人、欧洲人。真可以说是一幅人类的拼花镶嵌图。后来，我得知史特罗斯摩学院是东非第一所多种族学校。

我们得知宿舍行政人员提供多项灵修活动：一些特别讲座、圆圈会

(circles), Tigoni中心研究会。纵使迟了些, 不过我也发现每天晚餐後, 小圣堂内有举行诵唸玫瑰经。我和一位朋友, Chris, 开始参加一些这类活动...虽然有一些同学认为我们受「主业会手足关係」所吸引。不久後, 另外两个朋友, Wency 和 Mike 也加入我们。现在我们是四个人了, 可以进行同心协力的抵抗。

我迈向主业会的旅程转捩点发生於1972年6月。那时我在Tigoni中心参加读书会。当我在翻阅些书本时, 偶然在小教堂的图书架看到一本书《路》。我得说这本书实在令我印象深刻, 事实上我一口气就 读完了它。我只在用餐时稍稍停止, 并等不及在吃完後再继续看这本书。看完後, 我想得入神...

竭力争取

後来那一年, 大概在10月左右, 圆圈会的主任对我谈起圣召。我强烈否认我有圣召。之後, 在他的坚信不移

下，我说「或许是可结婚会员吧！」他也就此打住，这让我松一口气。11月和12月，我参加剑桥普通文凭考试。我决定留在奈洛比，一面等待成绩，一面工作。我只回去家乡一星期，同时告诉我的父母亲有关「主业会的事」，那时已“生米主成熟饭了”。不过由於他们对主业会认识不深，所以没引起他们什麼反应，他们只知道Strathmore学院「超棒」。

之後我回去奈洛比工作，并於1973年1月6日，请求加入主业会...接著发生的事都已是历史了...